

小樽高等商業學校			
圖書館			
總 二 五 七 九 號	六 四 冊	四 三 號	九 門 三 部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王先謙集解

人臣之論

有態臣者有篡臣者

在下解站

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

音悅或
作悅

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

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卹公道通義朋黨比

環主環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圖謀也篡臣者篡奪君政

也○王念孫曰楊說甚迂環讀爲營營惑也謂營惑其主也

春營
 秋來
 文漢
 果上
 書
 四雅
 年雨
 落有
 王
 城安
 營
 字傳
 善入
 營
 爲
 感
 之
 百
 焉
 括
 數
 是
 地
 之
 營
 日
 與
 之
 環
 日
 古
 同
 營
 而
 見
 通
 有
 用

丁巳年九月

使以距離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昭曰兩以字元刻無宋本有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刑下如影刑元刻作形注同今從宋本郝懿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器之法也此言政令教化爲民所法行曰刑與型同模範之屬作隨形不暫停也影當作景轉寫從俗王念孫曰古無訓刑爲制者刑如刑于寡妻之刑刑法也言下之法上如影之從形先謙案宋台州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本影作景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此明應卒遇變之意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聲譽言見其象而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苛而行之也聖者無所不通之謂也。俞樾曰楊注未得接譽之義接其聲譽豈遂足應無方乎譽當讀爲豫昭二年左傳宣子譽之孟子梁惠王篇引作豫梁惠王篇一游一豫昭二年注引作譽是古字書與豫通也大略

篇曰先事慮事謂之接先患慮患謂之豫即此文接譽之義先謙案楊俞說皆非譽即與字說見儒效篇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能臣者亡能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能臣甚於篡臣者蓋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之侯楚襄王佞臣也戰國策莊辛諫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外韓韓昭侯相荆貴而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對曰無有如此一口秦之張儀可謂能臣者也皆變態佞媚之韓之張去疾蓋也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五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元刻並有之唯少襄哀王三字今并攷良傳補正趙之奉陽後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爲相不說蘇秦蘇秦乃去之又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

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
說肅侯合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猶不肯胡服即公子成
非奉陽君也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閔王既滅宋益驕欲
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
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盧
文弼曰欲盡滅孟嘗齊之管仲晉之咎犯咎與舅同晉文公之
史記作欲去孟嘗君齊之管仲晉之咎犯舅狐偃犯其字也

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
人臣之論也吉凶賢不肖之極也國之吉凶人君賢必謹志之

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必謹記此四臣之安危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詔逆命而利君謂之

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偷合
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

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相也。王君有過謀過事
念孫曰後說是持祿養交見後議兵篇持養下

將危國家殞社稷之懼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
用則去謂之諫作父兄兄弟今從元刻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

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率羣臣百吏而相
與彊君彊其亮明橋與矯同屈也。盧文弼曰橋君雖不

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原君傳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

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抗拒也戰功曰伐左

讀為獨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拂違君之意也謂若信
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軍不救趙之事遂破秦

也。盧文弼曰杜或讀為拂舊本拂作佛說案說文拂違也今
改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
○先謙案羣書治要作明君之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盧
所尊所厚也宋台州本同治要

曰主惑二 故明君之所賞闇君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

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伊尹諫太甲箕子諫紂比干子胥可謂爭矣

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曰於趙於

魏下俗本並有也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

則朝廷不頗諫案設猶用也說見君道篇諫爭輔拂之人信則

君過不遠也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道行爪牙之士施

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俞樾曰

淮南子原道篇施之無窮高誘注亦曰施用也爪牙之士施邊

猶曰爪牙之士用楊訓施為展而以展其材足成之迂矣

境之臣處則疆垂不喪垂與陲同先謙案故明主好同而闇

主好獨獨謂自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

盛成也說見案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掩也罰其忠賞其賊

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以滅也

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

可下若齊桓公者也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

言不敢顯諫闇君救之也橋謂屈其性也佛達也橋拂則身見

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佛音佛也佛達也橋拂則身見

前注是也此音佛說王引之曰楊分補與削為二義非也聽從

諫爭諫諛補削皆善制兩字同義補削謂彌縫其闕也削者縫

也韓子難篇曰管仲善制割割實胥無善削縫限朋善純緣衣成

君舉而服之制割制縫純絲亦兩字同義縫縫則朋善純緣衣成

春秋行論篇曰莊王方削袂燕策曰身自削甲札妻自粗甲迫

綈蓋古者謂縫為削而後世小學書皆無此訓失其傳久矣迫

脅於亂時窮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

也王念孫曰違讀為諱諱其惡與隱其敗同意曲禮注曰諱辟

也相通經緯衣注曰違辟也諱違皆從韋聲而皆謂為避故字亦

身○郝懿行曰有命不以告人明哲所以保身上云以為成俗
一耳為足此之謂也詩
句兼取韻

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以私決擇也敬謂承命而速行不

也○盧文弨曰不敢有以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

聖君之義也而己稟命忠信而不諛諛爭而不詔矯然剛折端志

而無傾側之心橋彊貌禮記曰和不流彊哉橋是案曰是非

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

和而不至流涵雖柔從而不曉然以至道而無不調和也曉然

屈曲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則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

言皆不違拂也○俞樾曰然字衍文當作曉以至道而無不調

和也言事暴君者當以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至道曉之也楊注不詞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

關當為閭傳寫誤耳內與納同言既以沖和事之則能化易其

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或曰以道關通於君之心中也

○郝懿行曰關閉也內入也化易者謂開導其善心關內者謂

掩閉其邪志王念孫曰或說近之凡通言於上曰關周官條狼

氏誓大夫曰敢不關鞭五百先鄭司農曰不關謂不關於君也

史記梁孝王世家曰大臣及袁盎等有所關說於景帝帝幸傳

曰公卿皆因關說求隱中關通也謂公卿因之而通其詞說漢

書注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納是關與納義近書大傳雖禽獸

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若馭樸馬樸馬

之聲猶悉關於律鄭注曰關猶入也入亦納也若馭樸馬樸馬

之事暴君之難牽制必縱緩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知

也若食餒人使飢渴於至道如餒人之欲食或曰餒人併與之

飽也三者正明化易關內之事蓋必順從其意與之推移因而

逆過其邪施之機閉庶令回心易嚮日遷善而不自知也改過

辨故入道除怨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憂也

辯也辯苟本作變莊子逍遙遊篇乘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欣喜天地之正而御陰陽之辯辯與變同多所聽納故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怨惡之人因君曲得所謂焉因以道入之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所謂所謂即化易君性也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盧文弨曰案此逸書也郝懿行曰此逸書楊以為伊訓

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不順上意也疾速也疾而不順者不敬

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

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

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違。盧文弨曰故

無德元刻作故德郝懿行曰疾者速也苦者勞也言事人之

道苟無德以將之則雖有敏疾之美自傷敗之雖有功業自墮

壞之雖有勤苦自滅沒之所以然者才不勝德功不補過有而

不能自保其有也古來功勳忠敏之士或構凶讐不能善處功

名之際者無德故耳傷疾墮功義具上文敬忠皆得謂之勞苦

故以滅苦包之楊氏未加省照疑其錯誤非也王念孫曰苦當

敬也傷疾墮功滅苦皆承上文

言之先謙案郝王二說並通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

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白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

之以德覆君謂其德甚大君德在其覆冒之中故足以化之下

文曰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是大忠之名非周公不

足當也楊氏不知復與覆通而訓復為報謂以德行之事報白

於君然則如次忠之以德調君而補之者豈不以德行報白乎

且但報白而已又何足以化之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匡

乎先謙案羣書治要正作覆以是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

惡也。郝懿行曰補之韓詩外賢之名故不卹君之榮辱不卹國之臧否儉合苟容以之持祿

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

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

龍之於桓公可謂下忠矣

龍之於紂者可謂國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者詔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先謙案議兵篇微子開封於宋曹觸龍斷於軍皆殷紂時事則說苑誤也

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盧文弨曰正文不敬舊作不能誤今改正或疑是不能下脫敬字

狎虎也狎輕侮也禽獸則亂狎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

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它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此之謂也詩小雅小旻之篇暴虎馮河徒涉人知其不知小人之害有甚於此也。王引之曰荀子引詩至莫知其

敬而不敬則此狎虎而言言人但知暴虎馮河之害而不知不

其小人之害與此同故曰不放暴虎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若加此之謂也此之謂也四正承人知其一莫知其它而言

釋不敬暴虎馮河三句則與此之謂也三句則與此之謂也

甚明一證也又小閔傳曰它不敬小人之危殆也箋曰人皆知

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無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亡也傳箋皆本

於荀子二證也呂氏春秋安死篇詩曰不敢暴虎馮河人

知其一莫知其它此言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

正高注曰人皆知小人之為非不知鄰類也所引詩詞至莫知其它而

知鄰類也淮南本經篇詩云不敢暴虎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

旌旗之旒縵著焉引此以明湯武
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士篇第十四 明致賢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

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
矣。俞樾曰按楊注衡平也下文衡至注曰衡讀為橫前後兩
字異訓失之衡聽之衡亦當讀為橫蓋彼以衡至故亦以衡聽
也古橫衡同字詩衡門篇釋文曰衡古文橫字是其證也漢書
王莽傳昔帝堯橫被四表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曰廣被四表
是橫廣音近義通流言之屬一時而並至故曰橫至猶曰大至
矣先謙案重明猶書堯典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明明此言用人之術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
之諧君子不用以罪惡加累誣人也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
隱亦蔽也忌謂妬賢雍讀曰擁。王念孫曰楊誤分隱忌為二
義且下文言雍蔽則隱忌非雍蔽也隱忌即意忌謂妬賢也史
記平津侯傳云宏為人意忌外寬內深酷吏傳云張湯文深意
忌唯其意忌是以雍蔽秦誓曰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所謂意
忌也又曰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所謂雍蔽也意隱聲相近
意忌之為隱忌若左氏春秋經之季孫意如公羊作隱如矣

禽犢之請君子不許

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

間聽而明譽之事

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

反與之也謂其言當於善則事之以賞當於惡則事之以刑

事也王引之曰士字義不可通士當為出字之誤也

定其善惡之實而當然後出其刑賞而還與之也

為事又訓事為行展轉以求其通鑿矣先謙案王說是

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

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

盡謂盡忠於上也。俞樾曰盡忠於上而曰上盡甚為不詞盡

當讀為進列子天瑞篇終進乎不知也張湛注曰進當為盡是

其證也漢書高帝紀主進顏師古注曰進字本作賁又作賁音皆同耳古字假借故轉而為進然則以盡為進猶以進為賁矣爾雅釋詁蓋進也蓋從盡聲則盡亦進也尚盡猶言上進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皆願進於上故曰莫不明通方起以進矣楊氏知向之為上而不知盡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之為進於古人假借之義未盡得也

退姦進良之術。盧文弨曰下似當別為一條先謙案盧說是今從之

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決能以禮名明白天下皆願從之也。盧文弨曰貴名白王制篇作名聲曰聞此恐有訛王念孫曰儒效篇曰貴名白而天下治君道篇曰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則貴名白三字不訛韓詩外傳作制顧千里曰禮下疑當有義字承上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言之楊注已無義字非也韓詩外傳五有此句作能以禮扶身疑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扶身二字亦義挾二字之誤

謂也詩大雅民勞之篇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引此以明自近及遠也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龍魚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郝懿行曰險當為儉儉與險古通用儉如借字左傳鄭注以儉為險之聲

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也本作猶本務也。王念孫曰楊法之總要相對為文作者始也始亦本也總亦要也上文云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故此四者為國家之本始也魯頌駉篇傳曰作始也曠泉陶謨悉民乃粒萬邦作又作與乃相對為文言沱潛之水既道雲夢之士始又也觀觀

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

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盧文弨曰前王制篇亦有此數語或是脫簡於彼

得眾動天。得眾則可以動天言美意延年美意樂意也無誠信

如神。誠信則如神明也夸誕逐魂。夸誕逐魂逐去其精魂猶喪其精也

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郝懿行曰按四句一韻文如箴銘而與上下頗不相蒙疑或它篇之誤脫魂者神也夸奢誕設所謂逐物意移心動神疲者也

先謙案郝說是今別為一條

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盧文弨曰此

在乎不誠用賢王念孫曰案當作而在乎不誠必用賢言用賢之

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萬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

日伏義誠必謂之節淮南兵略篇曰將不誠必則卒不勇敢校

乘七發曰誠必不悔決絕以諾皆以誠必連文則必字不可刪

先謙案羣書治要作不在乎不言而在乎不誠治要引書多節

剛而不憎字其引此文誠上

有不字此脫不字之明證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善

行則賢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

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郝懿行曰耀俗耀字耀者

按焉蟬以陽明為趨也照蠶者火必闇而後蠶赴焉蟬以陰闇

為居也二者君子小人之分途也故明主求賢如耀蟬闇主蒐

應如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今人主有

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故

廣納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政之崇高在輔以中和

孫曰政之隆謂政之中也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

於立身彼以中對始終此以隆對始終是隆即中也楊以隆為

崇高失之又正論篇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

非不分而辯訟不決隆正謂中正也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

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

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故為政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

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

後賞罰

則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女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

書康

雖義刑義殺亦勿用即行之當先教後刑也雖先後不失尚謙曰我未有順事故使民犯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

程者物之準也程者度量也禮者節之準也節謂君臣程以立數

禮以定倫言有程則可以立一二之數有德以敘位能以授官

度其德以序上下之位考其能以授所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

任之官若夔典樂伯夷典禮之此也

寬節奏謂禮節奏陵峻也侵陵亦嚴峻之義生民謂以德教生

寬容不迫切之也。王念孫曰楊說陵字之義及下節奏陵而

反富國篇曰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簡易其於禮義節奏

也陵謹盡察陵謹與寬饒亦相反節奏陵謹即此所云節奏欲

陵也。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

於刻急。郝懿行曰陵者

曰陵峻高峻也節奏以禮言欲其高峻防踰越也生民以出

言欲其寬饒不陟隘也節奏陵而文敦禮讓也生民寬而安樂

太平也王念孫曰而猶則也此則以久暫則也

節奏密則成文章樂記曰節奏合以成文是也

陵字或作凌管子中匡篇曰有司寬而不凌

之極也不可以加矣

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

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

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術法也言有四德則可以為人尊嚴

而憚可以為師者艾而信可以為師六十曰艾誦說而不陵不

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謂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觸犯

下知微而論如喪欲速貧死欲速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

朽有若以為非夫子之言是也

能講論論虛困反。郝懿行曰論與倫古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字通言知極精微而皆中倫理也注非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

不與焉水深而回回流旋也水深不樹落則冀本謂木葉落冀本從盧校作水深則回樹落冀本盧文昭曰宋本作水深而回謝
樹落則冀本今從元刻郝懿行曰回旋流也冀本根也二句喻
弟子於師不忘水源本之意俞樾曰樹落下當有則字此以
上二句喻下一句若無則字用法不一律矣盧從元刻其實宋
本是也古書每以而則互用孟子告子篇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墨子明鬼篇非父則母非兄而姒史記樂
布傳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皆其證也宋本上句用而字
下二句用則字必荀子之原文先謙案俞說是今從宋本弟
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厚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
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
幸而過濫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盧文昭曰此數語全本左傳考荀卿以左氏春秋授張蒼蒼授賈誼荀子固傳左氏者之祖師也

荀子卷第九

荀子卷第十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議兵篇第十五

臨武君與孫卿子議兵於趙孝成王前臨武君蓋楚將未知姓名戰國策曰天下合從
趙使魏加見楚春申君曰君有將乎春申君曰有矣僕欲將臨
武君魏加曰臣少之時好射臣願以射譬可乎春申君曰可魏
加曰異日者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更羸曰臣能為王引弓
虛發而下鳥有問鳴雁從東方來更羸以虛發而下之王曰
之精乃至於此乎更羸曰此鳥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
飛徐者其故創痛也其鳴悲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
去聞弦音烈而高飛故隕也今臨武君嘗為秦擊不以其為
秦之將趙孝成王晉大夫趙夙之後簡子十世孫或曰劉向敘
史記年表齊宣王二年孫臏為軍師則敗魏於馬陵至趙孝成
王元年已七十餘年年代相遠疑臨武君非此孫臏也○盧文
昭曰案楊氏改書名作荀卿子而此篇正文仍作孫卿子依漢